

我的第一次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里我和Don即使没有性上面的亲密关系，仍然能畅通无阻地交流。我们坐在梁氏大厦的咖啡厅里片语不废地对看，一看就是一下午。两人的心灵好像调成了同一个频率，身体完全不必接触，只需要透过四目交接，能量便无休止地共振起来。

就这样交往了快要半年，我们对彼此的渴求愈来愈强烈，从十一月到四月我经常去书店找寻有关性爱方面的书籍。那个年代没有《海蒂报告》，也没有《金赛性学报告》，我只能找到《姊妹杂志》和《女性卫生宝典》之类的参考资料，从其中略窥初次性爱可能发生的现象以及有关避孕的事项。我的心理准备妥当，避孕套买回来之后，有一天我神秘兮兮地告诉Don我要送他一个意外的礼物。他问我是什么礼物，我说在我生日那天我要把我的处女膜送给他。他说他宁愿做我最后的人而不是突破重围的先锋。我心里十分庆幸自己的初次能和这样一个成熟的人分享。

四月二十一日我十九岁生日的那天晚上，我们一边听着Joan Baez的Love Song to a Stranger，歌词中的爱情有宿命式的哀伤。不知道为什么，我虽然没什么经验，却已经觉得爱是要受伤的。

清晨三点我带着粉红的灵光和禁区解禁后的不适感回到家中，开门进入玄关时发现整幢屋子竟然是漆黑的，我心里暗自庆幸母亲已经入睡。我蹑手蹑脚地进入自己的房间，赫然发现母亲正坐在我的



名人传记

胡因梦著

东方出版中心友情推荐

本书是台湾明星胡因梦历经半生的探索与跌跌撞撞，亲笔撰写的自传。随着书中细密、点滴的叙述，会发现作者很深刻且很有勇气地正视自己，是一部检视自我，呈现人性丰富内在的“心灵地图”。书中披露了她与李敖的爱恨情仇。

床边。她冷冷地问我：“这一整夜你都上哪儿去啦？”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心里有股大难即将临头的感觉。母亲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和那个外国人发生关系了？”我仍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但心里知道大难已经临头。突然母亲歇斯底里地抓住我的手臂，疯了似的对我叫嚣：“走！我们到警察局去！看你干的丑事！”我想母亲真的疯了，我的处女膜破了，警察局也管得到？她真的把我当成了她的值钱古玉，

现在完璧已碎，她的远景也将不保。

我和Don的关系愈来愈深，我们对彼此的占有欲也节节高涨。有一天我和他走在西门町的骑楼下，迎面来了一个大胸脯的中年女子，Don下意识地看了她的胸脯一眼，我的心就像被刀刺了一下。一整天我都不跟他说话，晚上他送我回家走到巷口时禁不住愤怒地问我为什么。这时我才赌气地问他：“你下午在西门町为什么要看那个大胸脯的女人？”他对我说：“我喜欢你的小胸脯，请你不要再小题大做。”我冲到他怀里，两个人如连体婴一般地难解难解。

还有一次我们到阳明山的中国大饭店游泳，泳池里有位外国友人的小姨子是空姐，她的脸蛋和身材都够得上美人的标准。Don和她一边游泳，一边相谈甚欢，我气得心跳加速，非得扳回劣势不可。我走到那名中国通型的友人身边，使出浑身解数，强行征服对方的感官。Don发现我和他的朋友搭讪，便逐渐失去和空姐谈话的兴致。他从泳池里爬上岸来，脸色铁青地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去，我尾随他的身后一同走出中国大饭店。他一语不发地开着车子，憋了好久才开口问我为什么要刺激他，我告诉他心中真实的感受，他逐渐释怀。

母亲虽然对这名洋小伙子的穷不甚满意，但还是允许我们在家中和她做伴。从未下过厨房的我居然心甘情愿地为Don煎起年糕来，母亲看在眼里，知道女儿是认真了。撇开现实的考量不谈，母亲其实还蛮欣赏Don的，他的温和与幽默，他的外貌与内涵，都让强势的母亲心软。

梁兴初将功补过

从大榆洞一回到第三十八军，梁兴初就变得沉默寡言。

从小到大，梁兴初还是头一次丢这么大，特别是彭总咬牙切齿地骂第三十八军“什么主力，鸟主力！”让人听了着实伤心。到这份上还有啥说的。只有这次好好打出个样儿来，把丢掉的面子找回来，让彭总看看，咱第三十八军究竟不是主力！

打那以后，梁兴初和刘西元政委、江拥辉副军长天天关注敌人的进展情况，没日没夜地跟地图较上了劲儿。不正经吃也不正经喝，饿了就抓一把炒黄豆。同时组织各营前沿观察组进行战场观察，并派出精干侦察分队夜间捕俘、观察地形敌情。

情况很快清楚了，第三十八军正面德川之敌为韩军第七师、第六师第二团及第十团一部共约12个营的兵力，正准备发起进攻。大家眼里瞅着，心里盘算着，这一刀怎么个捅法。

11月24日清晨，熬得一双眼睛通红的梁兴初用红铅笔在地图上的德川画了一个圈，把韩军第七师牢牢地套在中间。“彻底干净消灭它！”他嘶哑着嗓子对刘西元政委和江拥辉副军长说。

两小时后，韩先楚副司令员再次调整部署，决定由第四十军穿插至苏民洞、杜日岭、九政里及以南地区，切断美军与韩军第七师、第八师之间的联系，让梁兴初和吴瑞林放手大打。

第三十八军要打响这次战役的头炮。11月24日晚，梁兴初和刘西元政委、江拥辉副军长最后敲定，对德川的攻击采取先远后近，先侧翼迂回后正



纪实文学

双石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友情推荐

这是一部全面、客观和翔实地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采用大场面和小故事的双线结构，生动记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半岛那场举世闻名的战争从背景到发生、演变、结束的全过程。

面攻击的战术。25日16时开始行动，第一一三师25日17时于现地出发，经德川东面插至德川南面的遮日岭南北，切断敌人退路，而后由南向德川攻击；第一一二师于25日16时由现地出发，经德川西面插至云松里，而后由西向德川攻击；第一一四师于25日20时从现地出发，从正面向德川发起攻击。

深夜，第三三九团有一搭没一搭地向敌人阵地放枪放炮，作出一付懒懒散散的进攻姿态。臂缠白毛巾的先遣队以

此为掩护，在张魁印和第一一三师侦察科科长周文礼率领下，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敌人阵地插了进去。

杨大易这回是铆足了劲儿要挣回脸面。第一一二师刚完成轮番抗击、诱敌深入的任务，完全没有得到休息，就于11月25日16时30分从中草洞、杜门洞出发，再次翻越1200米标高的兄弟峰，向德川侧后迂回。杨大易怕大家路上遇到敌人恋战，误了大事，下了个死命令：“遇到敌人以少数部队顶住，大部队猛插过去，谁也不准贪吃恋战，谁恋战老子对谁不客气。”

11月26日5时，第一一二师占领德川西面的钱三里、云松里、安下里等地，斩断了德川守军与军隅里的美军和土耳其步兵第一旅的联系。

第一一二师出击半小时后，第一一三师出了发。第一一三师师长江潮也想打个翻身仗。他对营团干部们交待说：“每个团，每个营连都准备当前卫！遇上敌人，一个营扭住打，另一个营继续往前冲。不准恋战。交替前进。”

第一一四师顺势于26日11时占领德川之北的斗明洞，完成了将敌人压缩至德川的任务。韩七师这下没得跑喽。在军主力包围压缩敌人的同时，张魁印带领的军先遣队又在敌人后面放了一把火。

这段史实后来被拍成军教片《奇袭武陵桥》，在全军内部放映。因该片多处涉及当时还属机密的部队番号，不宜在全国发行，后来又以这个素材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工作者们改编为故事片《奇袭》。在新中国，这是部家喻户晓的电影。

德川的韩军第七师四面受敌，已成瓮中之鳖。

一巴掌

建国爹要走了。何建国给爹收拾了两大提包的东西，大部分是一些旧衣服，其中大部分是小西从他妈家拿回来的，他家的旧衣服早给老人家拿得差不多了。

那六万块钱的事，到此刻还没有最后定夺。他跟父亲说的是，他跟他媳妇谈；跟小西说的是，他跟他爹谈。两头糊弄。他们俩给他的最后期限都是，建国爹走前得把这事定下。他定不下。只有想法子不让这两人在最后一刻碰面，碰面必会谈及此事，一谈必得摊牌。他怕摊牌。只得又两头糊弄，跟小西说他爹走不用她送了，他一人去就行；跟爹说小西工作忙，不能回来送他了。

顾小西却来了，专程从单位赶了回来。他们打车去的北京站。是小西的建议，说钱她出。一路上何建国心惊肉跳，竖着耳朵听他俩说话，像等待火情命令的救火队员。一路无战事。出租车在北京站对面停下了，剩下一段不近的路需要步行，其中包括一个过街天桥。过天桥时何建国因东西太重加上上桥，累得呼呼地喘。爹心疼他，说放下东西歇会儿吧，他也没想就同意了。就是在这一会儿的工夫，老婆和父亲交上了锋。正面交锋。

顾小西在建国爹坐下摸出烟卷点火的时候，她来到了建国爹面前，站住，直视着建国爹的眼睛，说：“爸，感谢您想着给我们盖房，但是我们用不着，盖了也是浪费，我们不要。”

建国爹不想直接跟儿媳对话，转看儿子。那目光有着千钧之力，压得何建国不得

都市小说

王海鸽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性格开朗直爽的女编辑顾小西来自高知家庭，嫁给了从农村考进北京的大学生何建国。自从他们结婚后，何家不断地有人来，吃住在她家、找顾小西在医院的母亲看病，俨然一副顾小西家就是何建国整个家族和整个何家村的家。于是，矛盾在顾小西第二次怀孕并习惯性流产后爆发……

不铤而走险。“什么话！哪有不要的理儿？”

建国爹松口气，满意地使劲儿点头，可惜小西根本不看他，只轻蔑地看何建国一眼，扭头就走。要说的话已经说了，没必要再跟他们纠缠下去。何建国去追小西，他爹在身后紧着嘱咐：“好好教育教育她。媳妇不教育不行，由着性子惯不行，惯长了惯出毛病来，她能给你上房揭瓦！”何建国答应着飞奔而去。

建国爹坐在箱子上，俩提包贴腿边靠着，抽着烟，踏

踏实实等。抽完一根烟的工夫，儿子媳妇肩并肩过来了。媳妇的脸色不错，看样子谈得挺好。儿媳妇脸上堆满了笑：“我和建国说好了，那房，我们不要了。”

建国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儿子，儿子居然点了下头。

“你，你这个儿子，我算是白养了你！”建国爹叫道。小西挺身而出，得说了，是时候了，不说他永远不会明白！“爸，别动不动就说你们如何如何生了他养了他，如何供他上了大学，这些都是做父母的起码责任，他哥哥您也该供他上大学的，您没这个能力供他您应该为此感到惭愧才是！……”

这之前，从心里说，何建国立场一直在妻子这边。是在小西提到了他哥哥的那一瞬间，他的心又被那种熟悉的惭愧和忧伤紧紧攫住，同时，刀削斧凿般的一幕在眼前闪出：土屋，土炕，父亲居中而坐，他和哥哥一边一个，三人中间的炕上搁着两个攥成团的纸烟。父亲让他们抓阄决定谁上大学，哥哥先抓。当哥哥把手伸向炕中间的那两个阄时，何建国清清楚楚看到，那手在抖。是啊，一抓定终身，这是何等残酷！哥哥抓起两个阄中的一个，停了一会儿后方才打开来看，看后就交给了父亲，而后，下炕，一声不响抓起门边的锄头，下地干活。那阄上写的字是：不上……

那边顾小西还在说，但何建国已经听不清她说的是什么了，心急跳，血沸腾，耳朵里头嗡嗡作响。他走到小西的对面，对着那张喋喋不休的嘴，出手，就是一掌，一声“啪”的脆响之后，整个世界似乎都静了下来。

奇怪的雾

叶浅翠看到两个自己后，撒腿就跑。她跑了很久，至少她感觉上是如此。

就在她的心脏不胜负荷快要爆炸时，这片黑沉沉的雾的前方隐隐透出了昏黄的灯光。她大喜，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了过去。是门灯，浅黄色的门灯，静静地照着一扇朱门。

叶浅翠无比高兴地叩动门环。片刻，门无声无息地开了，一个老妖站在门内，她看到叶浅翠，一点惊讶都没有，说：“请进来吧。”那口气，那表情，好像一直在等着她一样。

当时的叶浅翠心头曾掠过一丝异样的感觉，意识到有些不妥。但因为刚刚受到了巨大的惊吓，十分希望有一个地方容自己喘息片刻，所以毫不犹豫地走进门。这是一幢有些年月的老房子，保留着旧格局，先是门厅，然后是个大厅。厅里的灯光很足，炽白的，令人目眩。

红木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年约三十岁上下，穿着一件裁剪简单的连衣裙。她的五官不错，看得出来年轻时十分俏丽。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静静地看着叶浅翠，说：“你是第一个到的，欢迎你。”

这个女人，后来她介绍自己姓张，单名盈。叶浅翠立刻察觉出这句话有着特别的含意，正想追问，听到大门外又是叮当数声。方才为她开门的老妖，转身悄无声息地走向大门。张盈浅浅笑着，说：“又有人来了。”她的眼中露出欣喜的神色。

老妖已带了人进来，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相貌英俊。他看来是个机灵的人，一眼就认



悬疑小说

若花燃燃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大一新生叶浅翠在暑期旅行时遭遇诡异的事情，误入雾宅，亲眼目睹一件杀人案。但是她所指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宅子，连她在雾宅里的同伴魏烈也否认认识她。这令对浅翠心有好奇心的心理学研究生陆林都开始怀疑她的神志。事情很快飞转直下，公安局的机密卷宗揭示一年前确实发生一起杀人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出张盈是主人，冲她笑了笑，说：“我叫魏烈，到这里旅游的，忽然起雾，我迷路了，所以冒昧上门打扰了。”

张盈微笑说：“当然可以。”转身吩咐老妖：“秋姨，叫阿昌准备点吃的东西吧。你们肯定还没吃晚饭吧。”最后一句是对魏烈和叶浅翠说的，两人相视一眼，点了点头。

“随便坐吧。”张盈指了指沙发，“我有点头疼，上楼休息一会儿。”她说完，轻手轻脚地上楼了，木质的楼板没有发出任何的响声。她一走，

叶浅翠呼了一口气，不知道为什么，在张盈面前她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叶浅翠打量客厅的时候，魏烈也在扫视着客厅。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会合，交换了一个疑惑的眼神。这个地方太奇怪了，至于奇怪在哪里，却又找不出来的具体的地方。所以两人短暂地沉默了片刻，叶浅翠率先打破僵硬的气氛：“你是忽然遇到雾的？”

这是一个病句，不过魏烈听懂了，眼睛一亮，说：“难道？你也是？”

叶浅翠点点头，说：“我是来旅游的，忽然起了好大的雾。还有……”她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说出雾中的遭遇，看到两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自己，这种事情说出来别人会信吗？她犹豫的那一刻，对面的魏烈忽然不做声了，两眼发直盯着叶浅翠的身后，脸上浮现巨大的惊愕。叶浅翠好奇地回头，顿时也两眼发直。

她的身后是一扇开着的窗子，此时窗外月朗星稀。一点雾都没有，根本就没有雾。那么大的雾居然一下子都消失了？

叮当，又是门环的声音。老妖不知道从哪个角落忽然出现，她带了两个年轻人进来了。这一次是一男一女，年约二十三岁，手牵着手，看起来是一对情侣。那女孩子圆脸杏眼，神情娇憨，说话很快：“婆婆，谢谢你，这雾实在是太大了。”

魏烈与叶浅翠相视一眼，心中惊诧，跟着转身看窗子。却见两扇木窗啪的一声合上了，老妖喃喃地说：“这么大的雾，谁还将窗子打开呢？”她说完话，脚步飘飘地隐入另一个角落。魏烈与叶浅翠面面相觑，只觉得浑身发寒。